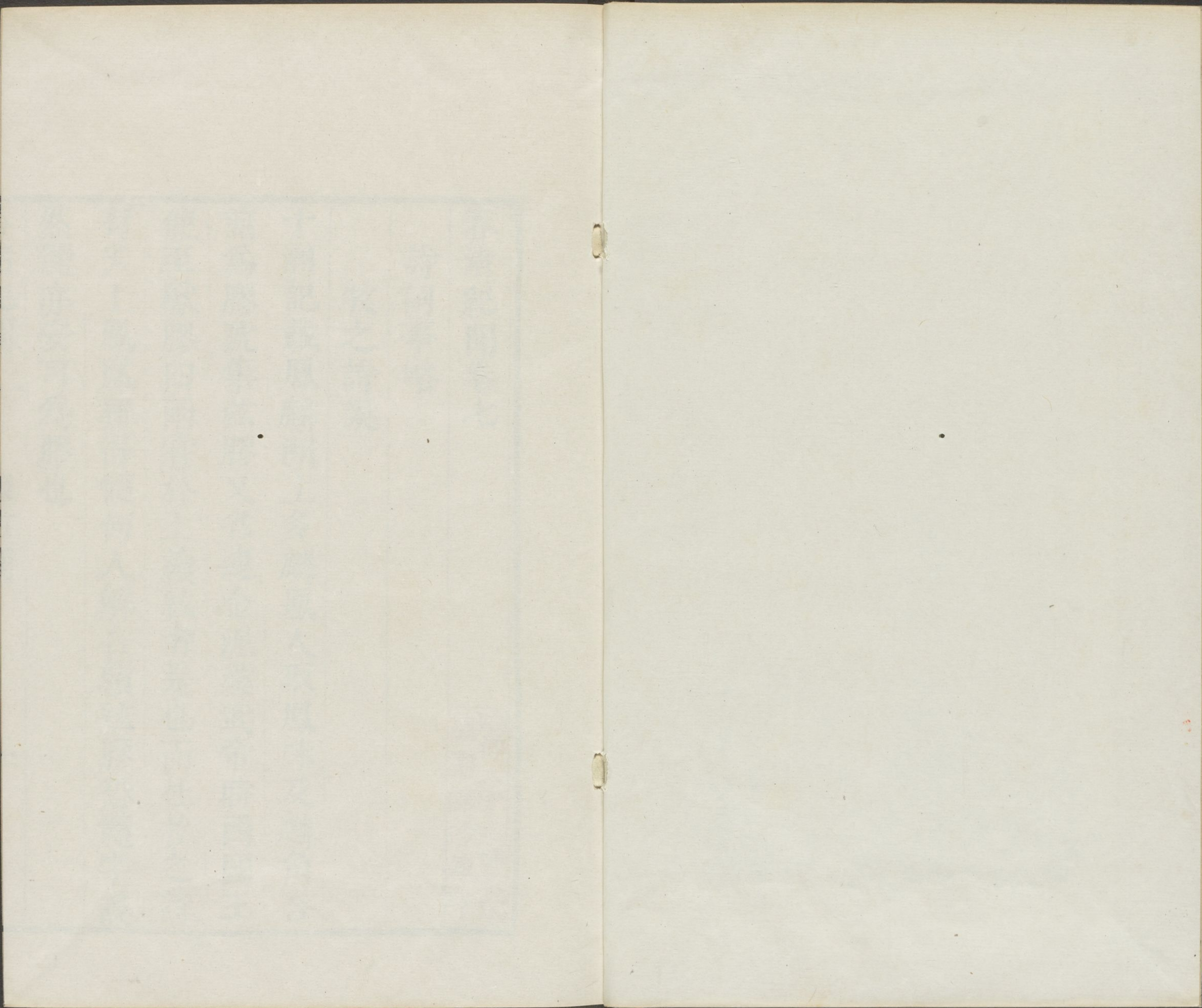


T 9100/3533(6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04



春渚紀聞卷七

詩詞事略

牧之詩誤

十洲記載鳳麟洲上多麟鳳人取鳳味及麟角合煎爲膠號集弦膠又名連金泥漢武帝時西國王使至獻膠四兩嘗於上續絃者是也而杜牧之詩有天上鳳凰難得髓何人解合續絃膠恐髓字誤然髓亦安可爲膠也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冬瓜堰誤

雲溪友議載酒徒朱冲嘲張祐云白在東都元已
薨鸞臺鳳閣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張祐牛矢灘邊
說我能以祐時爲堰官也按承吉以處士自高諸
侯府爭相辟召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豈肯屈
就堰官之辱耶金華子雜說云祐死子虔望亦有
詩名嘗求濟於嘉興裴弘慶署之冬瓜堰官虔望
不服弘慶曰祐子守冬瓜已過分矣此說似有理

也

作文不憚屢改

自昔詞人琢磨之苦至有一字窮歲月十年成一
賦者白樂天詩詞疑皆衝口而成及見今人所藏
遺藁塗竄甚多歐陽文忠公作文旣畢貼之墻壁
坐臥觀之改正盡善方出以示人遠嘗於文忠公
諸孫望之處得東坡先生數詩藁其和歐叔弼詩
云淵明爲小邑繼圈去爲字改作求字又連塗小

春水紀聞
邑二字作縣令字凡二改乃成今句至胡椒銖兩
多安用八百斛初云胡椒亦安用乃貯八百斛若
如初語未免後人疵議又知雖大手筆不以一時
筆快爲定而憚於屢改也

司馬才仲遇蘇小

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
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啣
將春色去紗牕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

名云是黃金縷且白後日相見於錢塘江上及才
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塘幕官其
解舍後唐蘇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爲錢塘尉爲續
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籠唱徹黃金
縷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春渚不踰年而
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
携一麗人登舟卽前聲喏繼而火起舟尾狼忙走
報家已慟哭矣

劉景文夢代晉文公

東坡先生稱劉景文博學能詩凜凜有英氣如三國陳元龍之流元祐五年坡守錢塘景文爲東南將領佐公開治西湖日由萬松嶺以至新堤坡在潁州和景文詩有萬松嶺上黃千葉載酒年年踏松雪劉郎去後誰復來花下有人愁斷絕謂此後坡薦景文得隰州以歿景文晚歲常夢與晉文公神友夢中酬唱甚多家有編錄旣至隰州三日謁

神祠出東城所歷之地及拜瞻神像曉然夢中往還文公及每至所在也一日夢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爲代月餘景文得疾郡人有宿郊外者見郡守嚴衛而入文公祠中凌晨趨府公已屬纊矣

趙德麟跋太白帖

雖自九天分派不與萬李同林步處雷驚電繞空餘翰墨窺尋此趙德麟跋遠所藏李太白醉草後其實自謂也

暨氏女野花詩

建安暨氏女子十歲能詩人令賦野花詩云多情
樵牧頻簪髻無主蜂鶯任宿房觀者雖加驚賞而
知其後不保真素竟更數夫流落而終

王子直誤疵坡詩

王子直詩話云東坡先生作程筠歸真亭詩有會
看千字誅木杪見龜跌龜跌是碑座不應見於木
杪指以為病初不知亭在山半自下望碑則龜跌

正在木杪豈真在木上耶杜子美北征詩云我行
已水濱我僕猶木末豈亦子美之僕留挂木末如
猿猱耶

泖茆字異

松陵唱和詩陸魯望賦吳中事云三茆涼波魚蕪
動五茸春草雉媒嬌注稱遠祖士衡載泖從水而
此乃從草五茸吳王獵所又有陸機茸皆豐草所
在今觀所謂三泖皆漫水巨浸春夏則荷蒲演迤

水風生涼秋冬則葭葦藜蘼魚鱖相望初無江湖
淒凜之色所謂冬煖夏涼者正盡其美哉謂泚是
水死絕處故江左人目水之停滯不湍者爲卵不
知笠澤何獨從草必有所據也

穿雲裂石聲

東坡先生和崗字詩云一聲吹裂翠崖崗遠家藏
公墨本詩後注云昔有善笛者能爲穿雲裂石之
聲別不用事也

月食詩指董秦乃二人

玉川子月食詩官爵秦董恐指董偃秦宮也

徐氏父子俊偉

東坡帥杭日與徐疇全父坐雙檜堂公指二檜曰
二疎辭漢去疇應聲云大老入周來公爲擊節久
之疇之子端崇字崇之少時俊偉落筆千字有人
得山谷道人清江詞示之者崇之曰山谷當今作
者所知漁父止此耶或詩爲賦援筆立就其末魯

邦司寇陳義高三閭大夫心徒勞相逢一笑無言
說去宿蘆花又明月識者竒之政和間余過禦兒
訪其隱居坐定爲余曰數夕頗爲飛蚊所擾夜不
能寐因得一絕句云空堂夜合勢如雲溝壑寧知
過去身滿腹經營盡膏血那知通夕不眠人時蔡
京當國方引用小人布列要近賦外橫歛以供花
石之費天下之民殆不聊生而無敢形言者崇之
託以規諷云

關氏伯仲詩深妙

鍾聲互起東西寺燈火遙分遠近村此余友關子
東西湖夜歸所作非身到西湖不知此語形容之
妙也關氏詩律精深妍妙世守家法子東二兄子
容子開皆稱作者野艇歸時蒲葉雨縹車鳴處棟
花風江南舊日經行地盡在于今醉夢中又手官
官小未朝叅紅日半竿春睡酣爲報隣雞莫驚起
且容歸夢到江南此子容詩也世傳以爲東坡先

生所作非也

雞人唱曉夢聯詩

建安郭周孚未第時夢人以詩一聯示之云雞人唱曉沉潛際漢殿傳聲彷彿間郭於夢中口占續之云自慶寒儒千載遇夢魂先得覲天顏繼於余中榜登甲科初與同袍伏闕以待唱第忽聞峒峩間有連聲長歌了不成詞調不覺問其旁坐有應之者曰此所謂雞人唱曉也郭欣然悟前詩之先

定後恬於仕進官至員郎所至以清慎稱之

夢讀異詩

莫養正崇寧初在都下夢人持數詩相視內一篇語皆剗剗不可解既醒獨憶兩聯云火輪方擊轂風劍已飛鉞諸天互魔擾救護世尊忙不知何謂也

熙陵獎拔郭贇

先友郭照爲京東憲日嘗爲先生言其曾大父中

令公贊初爲布衣時肄業京師皇建院一日方與
僧對奕外傳南衙大王至以太宗龍潛日嘗判開
封府故有南衙之稱忘收棋局太宗從容問所與
棋者僧以郭對太宗命召至郭不敢隱卽前拜謁
太宗見郭進趨詳雅襟度朴遠屬意再三因詢其
行卷適有詩軸在案間卽取以跪呈首篇有觀草
書詩云高低草木芳爭發多少龍蛇眼未開太宗
大加稱賞蓋有合聖意者卽載以後乘歸府第命
章聖出拜之不閱月而太宗登極遂以隨龍恩命
官爾後眷遇益隆不十數年位登公輔蓋與孟襄
陽賈長江不侔矣

顏幾聖索酒友詩

錢塘顏幾字幾聖俊偉不羈性復嗜酒無日不飲
東坡先生臨郡日適當秋賦幾於場中潛代一豪
子劉生者遂魁送舉子致訟下幾吏久不得飲密
以一詩付獄吏送外間酒友云龜不靈身裊有胎

春滿紀聞
刀從林甫笑中來憂惶囚繫二十日辜負醺酣三百盃病鶴雖甘低羽翼罪龍尤欲望風雷諸豪俱是知心友誰遣尊壘向北開吏以呈坡坡因緩其獄至會赦得免後數年一日醉臥西湖寺中起題壁間云白日尊中短青山枕上高不數日而終

米元章遭遇

米元章爲書學博士一日上幸後苑春物韶美儀衛嚴整遽召芾至出烏絲欄一軸宣語曰知卿能

大書爲朕竟此軸芾拜舞訖卽縮袖舐筆伸卷神韻可觀大書二十言以進曰日眩九光開雲蒸步起雷不知天近遠親見玉皇來上大喜錫賚甚渥又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良岳復召芾至令書一大屏顧左右宣取筆研而上指御案間端研使就用之芾書成卽捧研跪請曰此研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蹈舞以謝卽抱負趨出餘墨霑漬袍袖而喜見顏色上顧

蔡京曰顛名不虛傳也京奏曰帝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

何張遺句南金錄

遠仲兄遯字子薦兒時嘗過僧居賦藏筠軒詩云不使翠分旁牖去却緣清甚畏人知踰冠而卒與友人張圖南伯鵬者俱寓居餘杭又姻家也伯鵬亦不幸早世伯鵬嘗與余分韵賦詩繼有一詩督余所作云坐中病競分明久驢上敲推兀未裁用

事精穩如老作者惜乎造物者不少假之年以觀其所止也余嘗集二人遺句名之曰南金錄且爲之跋云方二人爲童子時已有星心月脇中語驚動老成逮其知學復觀其所以因財自勵期於至遠者亦若王良造父秣驥驟而問途是心豈在夫較縈策之妙於蟻封之間而已哉不幸短命百不一施所可表見於後獨此編耳覽者不以爲過言

李媛步伍亭詩

遠兄子碩送客餘杭步伍亭就觀壁後得淡墨書
字數行彷彿可辨筆迹道媚如出女手云夜臺夜
復夜東山東復東當時九龍月今日白楊風後題
云李媛書詳味詩句似非世人所作亭後荒圃有
數十塚疑塚間鬼憑附而書不然好事者爲鬼語
耳

漁父詩答范希文

關子東云范希文嘗於江山見一漁父意其隱者

也問姓名不對留詩一絕而去獨記其兩句云十
年江上無人問兩手今朝一度叉

王林梅詩相類

王舒公嘗賦梅花詩云須裊黃金危欲墜蒂團紅
蠟巧能粧與林和靖所賦一聯極相似林云蓋訝
粉綃裁太碎蒂凝紅蠟綴初乾或謂移林上句合
王下句似爲全勝

蘇黃秦書名有僻

東坡先生山谷道人秦太虛七丈每爲人乞書酒
酣筆倦坡則多作枯木拳石以塞人意山谷則書
禪句秦七丈則書鬼詩余家收山谷所書禪句三
十餘首有云牽驢飲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踏
蹄水中嘴對嘴予自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着袈
裟佛祖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此二詩人
間計有數十百紙矣百花橋下木蘭舟破月衝烟
任意流金玉滿堂何所戀爭如年少去來休又溘

爾一氣散去託萬鬼隣四大不自保况復滿堂親
膏血汗厚土化作丘中塵空牀橫白骨奄忽千歲
人秦七丈屢書此二詩余所藏大字小字各有二
本

罵胥詩對

福唐張道人多與人言偈語人禍福如徐神公言
法華旣過無不神驗者然亦時有戲劇警動小人
者郡有胥魁其性剛悍素爲郡人所惡偶以年勞

春清雜記
出職旣府謝而出躍馬還家道逢道人衝突而過
旣內不自安下馬挽張且求偈言張於茶肆取紙
大書與之曰畜生騎畜生兩箇不相爭坐者只管
坐行者只管行胥覽之大慙而退余兒時嘗聞魏
處士隱居陝府有孔目官姓王者好爲惡詩嘗至
東郊舉示魏及言其精於屬對魏甚苦之而不能
却也一日忽有數客訪魏而王至云某夜得一聯
似極難對能對者賞輪一飯會衆請其句云籠牀

不是籠牀蚊厨乃是籠牀方竊自稱竒而魏卽應
聲曰我有對矣可以孔目不是孔目驢紂乃是孔
目一座稱快王卽拂袖而出終身不至草堂也蓋
小人僭妄不可堪忍雖大修行人與大雅君子箭
在機上不得不發也

陸規七歲題詩

陸農師左丞之父少師公規生七歲不能言一日
忽書壁間云昔年曾住海三山日月宮中數徃還

無事引他天女笑謫來爲吏向人間自此能言語
後登進士第官至卿監壽八十而終

辨月中影

王荆公言月中彷彿有物乃山河影也至東坡先生亦有正如大圓鏡寫此山河影妄言桂兔蟾俗說皆可屏之句以二先生窮理盡性固當無可議者然尚有未盡解處今以半鏡懸照物像則全而見之月未滿則中之物像亦只半見何也

兔有雄雌

東坡先生云中秋月明則是秋必多兔野人或言兔無雄者望月而孕信斯言則木蘭詩云雌兔眼迷離雄兔脚撲握何也先生徑山詩有煖足惟撲握若雄兔在月則徑山正公又非得而煖足也

詩句七十二取義

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和薔薇歌仙機札札飛鳳凰花

開七十有二行不知皆用七十二取義何也

花色與香異

酒成碧後方堪飲花到白來元自香此趙丈德麟賦玉簪花詩也歷數花品白而香者十花八九也香至於菊則花白者輒無香花之黃八九無香至於菊則黃者乃始有香是亦所稟之異未易以理推者也

後山評詩人

後山詩評云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獨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無不好者至荆公之論則云杜詩固奇就其中擇之好句亦自有數豈後山以體製論荆公以言句求之耶

春渚

卷七終

春渚紀聞卷八

雜書琴事 附 墨說

辨廣陵散

廣陵散傳稱嵇中散受之神人至唐韓臯又從而
 為之說云康製此曲緩其商絃與宮同音臣奪君
 之義知司馬氏有篡魏之心王陵毋丘儉諸人繼
 為揚州都督咸謀興復俱為晉宣父子所殺揚州
 故廣陵地康避世禍託之鬼神以俟知音者云臯

春澤紀聞 卷八
誠賞音者然初不詳考漢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
廣陵自屬徐州至隋唐乃爲揚州耳又劉潛琴議
稱杜夔妙於廣陵散嵇中散就其子猛求得此聲
按夔在漢爲雅樂郎魏武平荊州得夔喜甚因令
論製樂事在夔已妙此曲則慢商之聲似不因廣
陵興復之舉不成而製曲明矣政和五年二月十
五日烏戌小隱聽照曠道人彈此曲音節殊妙有
以感動坐人者或疑前後所傳之異因以所聞并

記坐人所舉琴事參而書之

六琴說

爾雅大琴謂之離二十七弦舜彈五絃之琴而天
下治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蔡邕益之爲九漢
高祖入咸陽宮得銅琴十三弦銘之曰璠璵之樂
馬明生仙遊見神女於玉几上彈一絃琴而五音
具奏此六琴雖損益各有意義而世所共傳者七
絃也余於是知法出乎堯者雖亘千古而無弊非

智巧之所能變易也

古琴品飾

秦漢之間所製琴品多飾以犀玉金彩故有瑤琴
綠綺之號西京雜記趙后有琴名鳳凰皆用金隱
起爲龍鳳古賢列女之像嵇叔夜琴賦所謂錯以
犀象藉以翠綠爰有龍鳳之像古人之形是也

古聲遺製

余謂古聲之存於器者唯琴音中時有一二不患

其器之樸拙使人援絃促軫想見太古自然之妙
然後爲勝近世百器惟新惟琴器略無華飾以最
古蛇腹紋爲奇至有縫張池拆而聲不散者亦不
加完獨此有三代遺製云

叔夜有道之士

孔子旣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言其哀心未忘也
夫哀戚之小存於中則絃手犁然而不諧此理之
必然者余觀嵇中散被譖就刑寃痛甚矣而叔夜

乃更神色夷曠援琴終曲重嘆廣陵之不傳此真
所謂有道之士不以死生嬰懷者若被中無所養
則赴市之時神魄荒擾呼天請命之不暇豈能愉
心和氣雍容奏技如在暇豫時耶惜哉史氏不能
逆彼心寄表示後人謂其拳拳於一曲失士多矣

明皇好惡

唐明皇雅好羯鼓嘗令待詔鼓琴未終曲而遣之
急令呼寧王取羯鼓來爲我解穢噫羯鼓夷樂也

琴治世之音也以治世之音爲穢而欲以荒夷淫
淫之奏除之何明皇耽惑錯亂如此之甚正如棄
張曲江忠鯁先見之言而狎寵祿山賊媚悅已之
奉天寶之禍國祚再造者實出幸矣

蔡嵇琴賦

蔡中郎琴賦云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
按藏摧嵇叔夜亦云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
養從容祕玩人知藏摧毓養四字之妙雖試手調

絃已勝人常人十年上用

擊琴

宋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客有以筋和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蓋自惲始近世不復傳此正恐失古人搏拊之意流入箏筑耳

有道

褚彥回常聚表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旣調風神諧暢王或謝莊並

在粲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甄離不可得已彥回風流和韻施之燕間故是佳士若當艱危之際以一家物與一家亦痛其須髯如棘無丈夫意氣耳

聞弦賞音

蕭思話領右衛軍嘗從宋武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宋武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之曰賞卿有松石間高意余謂促軫動操超然有

高山遠水之思者故不乏人而聞弦賞音最爲難
遇此伯牙所以絕弦於鍾期之死也

琴趣

鳴弦傳 要先有鈎深致遠之懷不規規於絃手
之間期較工拙便爲造微入妙如孫登彈絃頽然
自得風神超邁若遊六合之外者桓大司馬謝祖
仁於北牖下彈琵琶自有天際意此爲得之

焦尾

搜神記載吳人有以枯桐爲囊者蔡伯喈聞其爆
聲知其爲良桐請於主人削之爲琴果有殊聲而
燒痕不盡因名之焦尾後人遂仿之如林宗折巾
飛燕唾花皆以醜爲妍也

雷琴四田八日

東坡先生書琴事云家有雷琴破之中有八日合
之語不曉其何謂也先生非不解者表出之以令
後人思之耳蓋古雷字從四田四田拆之是爲八

日也

記墨

烟香自有龍麝氣

西洛王迪隱君子也其墨法止用遠烟鹿膠二物
銳澤出陳瞻之右文潞公嘗從迪求墨久之持烟
一奩見公且請以指按烟指起烟亦隨起曰此烟
之最輕遠者乃抄烟以湯淪起揖公對啜云當自
有龍麝氣真烟香也凡墨入龍麝皆奪烟香而引

蒸濕反爲墨病俗子不知也

陳瞻傳異人膠法

陳瞻真定人初造墨遇異人傳和膠法因就山中
古松取煤其用膠雖不及常和沈珪而置之濕潤
初不蒸則此其妙處也又受異人之教每斤止售
半千價雖廉而利常贏餘余嘗以萬錢就瞻取墨
適非造墨時因返金而以断裂不完者二十笏爲
寄曰此因膠緊所致非深於墨不敢爲獻也試之

果出常製之右余寶而用之并就真定公庫轉置
得百笏自謂終身享之不盡胡馬南渡一掃無餘
繼訪好事所藏蓋一二見也緣贍在宣和間已自
貴重斤直五萬比其身在蓋百倍矣贍死婿董仲
淵因其法而加膠墨尤堅緻恨其卽死流傳不多
也董後有張順亦贍壻而所製不及淵亦失贍法
云

潘谷墨仙揣囊知墨

潘谷賣墨都下元祐初余爲童子侍先君居武學
直舍中谷嘗至負墨篋而酣詠自若每笏止取百
錢或就而乞探篋取斷碎者與之不吝也其用膠
不過五兩之制亦遇濕不敗後傳谷醉飲郊外經
日不歸家人求之坐於枯井而死體背柔軟疑其
解化也東坡先生嘗贈之詩有一朝入海尋李白
空看人間畫墨仙之句蓋言其爲墨隱也山谷道
人云潘生一日過余取所藏墨示之谷隔錦囊揣

之曰此李承宴軟劑今不易得又揣一曰此谷二十年造者今精力不及無此墨也取視果然其小握子墨醫者云可入藥用亦藉其真氣之力也

漆烟對膠

沈珪嘉禾人初因販繒往來黃山有教之爲墨者以意用膠一出便有聲稱後又出意取古松煤雜用脂漆滓燒之得烟極精黑名爲漆烟每云韋仲將法止用五兩之膠至李氏渡江始用對膠而秘

不傳爲可恨一日與張處厚於居彥實家造墨而出灰池失早墨皆斷裂彥實以所用墨料精佳惜不忍棄遂蒸浸以出故膠再以新膠和之墨成其堅如玉石因悟對膠法每視烟料而煎膠膠成和煤無一滴多寡也故其墨銘云沈珪對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者此最佳者也余識之蓋二十年矣其爲人有信義前後爲余製墨計數百笏庚子寇亂余避地嘉禾復與珪連牆而居日爲余言膠

并觀其手製雖得其大槩至微妙處雖其子宴亦不能傳也珪年七十餘終宴先珪卒其法遂絕有持張孜墨較珪漆烟而勝者珪曰此非敵也乃取中光減膠一丸與孜墨並而孜墨反出其下遠甚余扣之曰廷珪對膠於百年外方見勝妙蓋雖精烟膠多則色爲膠所蔽逮年遠膠力漸退而墨色始見耳若孜墨急於目前之售故用膠不多而烟墨不昧若歲久膠盡則脫然無光如土炭耳孜墨

用宜西北若入二浙一遇梅潤則敗矣滕令嘏監嘉禾酒時延致珪甚厚令盡其藝旣成卽小丸摩試而忽失所在後二年濬池得之其堅緻如故令嘏莊敏公之子所蓄古墨至多而有鑿裁因謂珪曰幸多自愛雖二李復生亦不能遠過也

洙泗之珍

東魯陳相作方圭樣銘之曰洙泗之珍佳墨也

二李膠法

柴珣國初時人得二李膠法出潘張之上其作玉梭樣銘曰柴珣東宦者士大夫得之蓋金玉比也

都下墨工

崇寧已來都下墨工如張孜陳昱關珪弟瑱郭遇明皆有聲稱而精於樣製

買烟印號

黃山張處厚高景修皆起竈作煤製墨爲世業其用遠烟魚膠所製佳者不減沈珪常和沈珪江通

輩或不自入山亦多卽就二人買烟令渠用膠止各用印號耳

軟劑出光墨

九華朱覲亦善用膠作軟劑出光墨莊敏滕公作郡日令其子製銘曰愛山堂造者最佳子聰不逮其父

紫霄峰墨

大室常和其墨精緻與其人已見東坡先生所書

極善用膠余嘗就和得數餅銘曰紫霄峰造者歲久磨處真可截紙子遇不爲五百年後名而減膠售俗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悅俗眼而作沒骨花敗其家法也

南海松煤

近世士人遊戲翰墨因其資地高韻創意出奇如晉韋仲將宋張永所製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製加減指授善工而爲之耳如東坡先生在儋耳令

潘衡所造銘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其法或云每笏用金花烟脂數餅故墨色艷發勝用丹砂也

蘇浩然斷金碎玉

支離居士蘇澥浩然所製皆作松紋皴皮而堅緻如玉石余與其孫之南字仲容遊其家所藏不過數笏而余於李漢臣文得半笏持視仲容云真家寶也神廟朝高麗人入貢奏乞浩然墨詔取其家

浩然止以十笏進呈其自珍祕蓋如此世人有獲其寸許者如斷金碎玉乃爭相誇玩云大觀間劉無言取其製銘令沈珪作數百丸以遺好事及當朝貴人故今人所藏未必皆出浩然手製珪作此墨亦非近世之墨工可及實可亂真也

寄寂堂墨如犀壁

晁季一生無它嗜獨見墨丸喜動眉宇其所製銘曰晁季一寄寂軒造者不減潘陳賀方回張秉道

康爲章皆能精究和膠之法其製皆如犀壁也

精烟義墨

余嘗於章序臣家見一墨背列李承宴李惟益張谷潘谷四人名氏序臣云是王量提學所製患無佳墨取四家斷碎者再和膠成之自謂勝絕此其見遺者因謂序臣曰此亦好奇之過也余聞之製墨之妙正在和膠今之造佳墨者非不擇精烟而不能佳絕者膠法謬也如不善爲文而取五經之

春清雜記
語以已意合而成章望其高古終不能佳也序臣
又曰東坡先生亦嘗欲爲雪堂義墨何也余曰東
坡蓋欲與衆共之而患其高下不一耳非所謂集
衆美以爲善也

唐高宗鎮庫墨

近於內省任道源家見數種古墨皆生平未見多
出御府所賜其家高者有唐高宗時鎮庫墨一笏
重二斤許質堅如玉石銘曰永徽二年鎮庫墨而

不著墨工名氏

十三家墨

余爲兒時於彭門寇鈞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
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斷珪殘璧璨然滿目其廷
珪小挺歲久不見膠彩而書於紙間視之其墨皆
非餘墨所及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爲書杜詩
十三篇各於篇下書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墨工製名多蹈襲

墨工製名多相蹈襲其偶然耶亦好事者冀其精
藝追配前人故以重名之也南唐李廷珪子承宴
今有沈珪珪子宴又有關珪國初張遇後有常遇
和之子又有潘遇谷之子黥川布衣張谷所製得
李氏法而世不多有同時有潘谷又永嘉葉谷作
油烟與潭州胡景純相上下而膠法不及陳瞻之
後又有梅瞻云耿德真江南人所製精者不減沈
珪惜其早死藏墨之家不多見也

雜取樺烟

三衢蔡瑄雖家世造墨而取烟和膠皆出衆工之
下其煤或雜取樺烟爲之止取利目前也

油松烟相半則經久

近世所用蒲大韶墨蓋油烟墨也後見續仲永言
紹興初同中貴鄭幾仁撫諭少師吳玠於仙人關
回舟自涪陵來大韶儒服手刺就船來謁因問油
烟墨何得如是之堅久也大韶云亦半以松烟和

之不爾則不得經久也

墨磨人

一日謁章季子於富春之法門寺出廷珪墨半笏爲示初不見膠彩云是其大父申公所藏者其墨匣亦作半笏樣規製古朴是百餘年物東坡先生所謂非人磨墨磨人者不虛語也

桐華烟如點漆

潭州胡景純專取桐油燒烟名桐花烟其製甚堅

簿不爲外飾以眩俗眼大者不過數寸小者圓如錢大每磨研間其光可鑑畫工寶之以點目瞳子如點漆云

廷珪四和墨

余偶與曾純父論李氏對膠法因語及嘉禾沈珪與居彥實造墨再和之妙純父曰頃於相州韓家見廷珪一墨曰臣廷珪四和墨則知對膠之法寓於此也

唐水部李慥製墨

王景源使君所寶古墨一笏蓋其先待制公所藏者背銘曰唐水部員外郎李慥製云諸李之祖也黎介然一見求以所用端石研易之景源久之方與後携研至行朝有貴人欲以五萬錢易研景源竟惜不與也

春渚紀聞卷八

終

